

追殺人星

王晉康中短篇
科幻小說選
王晉康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目錄

繁體版序：明天離今天只有五分鐘	I
01. 七重外殼	1
02. 黃金的魔力	41
03. 生存實驗	89
04. 天圖	131
05. 兀鷲與先知	155
06. 追殺 K 星人	175
附錄：王晉康作品日本研究者 座談會紀要	215

繁體版序：明天離今天只有五分鐘

很高興我的科幻小說在香港出版。我是遲至 45 歲，即 1993 年，才偶然闖入科幻文壇，至今已耕耘了 27 年。偶然闖入的動因是內地科幻圈熟知的「十歲兒子逼老爸講故事，把老爸逼成了科幻作家」。但其實這只是誘因，真正原因是我從少年時代就深種心中的科學情結，是我對科學震撼力或者說大自然深層機理的出於直覺的敏銳感受。我第一次理解詩的意境是讀「朝辭白帝彩雲間」，第一次理解科學的「意境」則是得知自然界中七彩顏色原來只是電磁波的不同頻率，於是，七彩的童話世界在少年心中轟然崩塌，裂解成乾巴巴的物理數學定律，但它們也以無比的深邃、簡潔、普適而讓我入迷，繼而信仰，這種信仰至今堅如磐石。內地科幻界普遍認為我的作品是「哲理科幻」，認為我在作品中是把科學作為信仰而不是道具，我個人認可這種評價，而這種個人風格可以追溯到上面說的那次少年頓悟。

上個世紀末，兩項科技進步讓我震撼，一是複製羊的誕生，因為它竊取了上帝最核心的技術秘密——生物的繁衍；二是人工智慧深藍戰勝人類國際象棋之王，它挑戰了人類最為珍視的智慧。1997 北京國際科幻

大會上我有一個發言，我說，科學技術像澳洲土人的飛去來器，原本是用來變革外界的，現在已折轉頭來變革人類本身。過去的科技（醫療）對人類的改變只是「補足」，是把病人和殘疾人補足到上帝所定的原標準；但飛速發展的科技馬上就要對人類進行「改進」，要超過上帝的原來設計。一旦邁過這道紅線，後人類就要誕生，而這種躍升的背後必將拖着巨大的陰影。此後，我寫了《新人類四部曲》等作品，對後人類時代做了遠眺。

去年（2018年）又有兩項科技突破讓我震撼。一是人類圍棋棋王柯潔以零比三輸給 AI 之後淚灑賽場，這不是柯潔個人的淚水而是人類之淚。從這一天開始，人類對於自身智慧的自信已經崩塌，人工智慧終將全面超越人類智慧的前景再無可疑。我早在 1997 年的一篇科幻劇本中就預先描寫了「機器人戰勝人類圍棋棋王」（當時設定為韓國人）的場景，但我沒料到它會在我有生之年變成現實；第二項科技突破是基因編輯人的出世，始作俑者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賀某人。我曾在《新人類四部曲》中廣泛描繪了這種前景，但同樣沒料到它會在我的有生之年、恰恰在中國變成現實——而且是以一種荒誕的形式。

我對科學的信仰至今堅如磐石——但已經是複雜化之後的信仰，因為科學揭示，大自然本身就充滿悖論。人類曾因無知而對自然敬畏（它是各種宗教的基石），科學解構了這種敬畏，又在更高層面重建了它；科學技術幫助人類極大地改變了客觀世界，似乎無所不能，但我們最終發現，個人有自由意志而人類作為整體來說沒有自由意志，我們只能

沿着上帝在冥冥之中定下的道路前進，只能用「試錯法」在黑暗中向前摸索，所以，科學在更高層面上復活了宿命論。還有，在道德倫理與科技的博弈中，我相信科技是最後的勝利者，但這並不能排除我深深的恐懼，因為這種勝利中必然包含我們這代老人認為是「邪惡」的變革……所有這些糾結構成了我作品不變的底色：蒼涼，達觀，令人痛楚的鋒利。

科幻文學是一種俗文學，科幻作家的職責就是努力打造出精彩的、富有張力的、為大眾讀者所喜愛的故事。同時，科幻文學又是雅文學，因為它站在巨人——博大深邃的科學體系——的肩頭之上，能上究天宇，下探幽微，跨越時空，思索自然和生命之大道，以上帝的目光俯瞰人類。科技和人文的PK早已有之，但也許科學才是最深刻的人文，因為只有科學才能真正回答「我是誰，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生命終極問題。

不久前，《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在中國科普作協研究基地一次年會上說：「科幻文學和自然文學已經構成了文學創作精神層面上最純粹最高級的部分。我們讀了太多只寫人群的小說，現在所謂的純文學，常常是翻開一部長篇小說，大部分是在寫人和人之間的窩裡鬥，格局非常之小，在作品中看不到生命的大徹悟，在人與人的內耗中損傷我們的閱讀。反而是科幻文學和自然文學這兩者岔出了人山人海的窄路，走向更廣大處，走到和人的生命發生最感性也更實際的聯繫的地方。所以我在幾次講座中都說到，不要把科幻文學和自然文學看成類型文學，而恰恰應該看到他們是純文學中的高級存在。」

希望香港讀者能喜歡我的科幻小說，更希望讀者透過表層的故事與作品的哲理內核產生共鳴。科幻文學關注的是未來，但在今天這個「奇點臨近」的時代，明天離今天只有五分鐘。因此，科幻文學就是這個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而科幻閱讀也成為大眾讀者必不可少的精神營養。

讀者是作者的上帝。在茫茫人海中，茫茫書海中，能有一些人讀到你的作品並喜歡上這些作品，那是對作者的恩賜。我在內地最新出版（2019年11月）的長篇科幻《宇宙晶卵》的後記中說：「謹向幾代讀者致謝，你們的閱讀成就了我人生的意義。」謹以此言奉獻給香港的讀者。



七
重
外
殻

1999年8月23日，小甘和姐夫乘坐中航波音747客機到達三藩市。姐夫斯托恩·吳，中文名字吳中，買的是單程機票，給甘又明買的是往返機票。小甘打算在七天後返回北京，去上他的大學三年級課程。

在三藩市他們沒出機場，直接坐上聯合航空公司去侯斯頓的麥道飛機。抵達這個航天城時已是萬家燈火了。高速公路上的車燈組成流動跳盪、十分明亮的光網，城市的燈光照徹夜空，把這座新興城市映成一個透明的巨大星團。飛機開始下降，耳朵裡嗡嗡作響，那個巨大的亮星團開始分解出異彩紛呈的霓虹燈光。直到這時，甘又明才相信自己真的到了美國。

下了飛機，他們乘坐地下有軌電車來到一個停車場，吳中找到自己那輛銀灰色的汽車，用遙控打開車門。十分鐘後他們已來到高速公路上。吳中扳動一個開關後便鬆開方向盤，從隨身皮包裡取出一個小

巧的辦公機，開始同基地聯絡。

「我在為你辦理進基地的手續。」他簡短地說。

甘又明驚訝地看着這輛無人駕駛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駛。路上，除了對面的汽車唰唰地掠過去之外，百里路面見不到一個行人和警察。在這道機械洪流中，甘又明真正體會到為甚麼「汽車人」在美國的動畫片中大行其道。他們的汽車對前邊汽車追尾太緊時，甘又明免不了心中忐忑，斯托恩·吳猜到他的心思，從辦公機上抬起頭，平淡地說：

「放心，它有最先進的防撞功能。」

甘問：「它是衛星導航？我見資料上介紹過，說這種自動駕駛方式是下個世紀的技術。」

姐夫微微一笑：「中國的資訊比國外的現狀常常有 5—10 年的滯後期，我帶你去的 B 基地又是美國最超前的。你在那兒可以看到許多科幻性的技術，它可以說是 21 世紀科技社會的一個預展。比如這輛汽車，你知道它是甚麼動力嗎？」

不是姐夫問，他還真沒想這個問題。他看看汽車，外形和汽油車沒甚麼區別，車速錶上的指針已超過了 150 英里，汽車行駛得異常平穩。他猜道：

「從外形看當然不是太陽能汽車，是高能電池的電動汽車？氫氧電池的電動汽車？大容量儲氫金屬的氫動力汽車？在我的印象中，這些都是公元 2000 年以後的未來汽車。」

吳中搖搖頭：「都不是。這輛汽車是慣性能驅動，它裝備有十二個像普通汽車汽缸大小的飛輪，秒速 30 萬轉。所以儲能量很大，充電

一次可以行駛一千公里。飛輪懸浮在一個超導體形成的巨大磁場裡，基本沒有磨擦損失，使慣性能在受控狀態下逐步轉化為電能。這是代替汽油車的多種方案之一，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

甘又明半是哂笑的說：「也許，B 基地裡還有能給植物授粉的微型昆蟲機器？有複製人？有光孤子通信？有激光驅動的宇宙飛船？」

斯托恩·吳扭頭看他一眼，平靜地說：「沒錯，除了『複製人』囿於倫理問題沒有付諸實施外，其他的都已投入實用或小規模試用。」

之後他就不再說話，在他的辦公機上專心致志地辦公。甘又明不由得暗暗打量他的側影。他的相貌平常，身體比較單薄，大腦門，有如女性般的纖纖十指在電腦鍵盤上翻飛自如，時而停下來在屏幕上迅速瀏覽一下從基地發來的數據。

如魚得水。甘又明腦子裡老是重複這幾個字。這個文弱青年在科技社會裡真是如魚得水，無怪乎姐姐是那樣愛他、崇拜他。這種人正是 21 世紀的弄潮兒，在女性心目中，他們已代替了那些筋腱突出的西部牛仔英雄。

七天前，34 歲的斯托恩·吳突然飛回國內，第三天就同 31 歲的星子姑娘舉行了婚禮。婚禮上，新娘滿臉的幸福，新郎卻像機器人一樣冷靜。剛從老家返校的甘又明借着三分酒氣，譏諷地對姐夫說：

「謝天謝地，我姐姐苦苦等了八年，你總算從電腦網絡裡走出來了。你知道嗎？很長時間我認為你已經非物質化了，或者只剩下一個腦袋泡在美國某個實驗室的營養液中。」

斯托恩·吳平靜寬厚地笑笑，同小舅碰碰杯，一飲而盡。甘又明對他一直非常不滿，甚至可以說是抱有敵意。八年來，至少是從他

考進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的三年來，他極少在姐姐那兒見到吳先生的消息，最多不過是在電腦網絡中發來幾句問候。甘又明曾刻薄地對姐姐說：

「你的未婚夫究竟是吳先生，還是一個 ZHW@07.BX.US 的網絡地址？別傻了，那個人如果不是早已變心，就是變成了沒有性程序的機器人。」

姐姐總是笑笑說：「他太忙，現在是美國 B 基地虛擬試驗室的負責人。」不過弟弟的話並非沒有一點影響。那天晚上，她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委婉地說想要一張他的近照。第二天一張表情漠然的照片傳回來了——仍是通過電腦網絡！為此，甘又明一口咬定這張照片是虛擬的：「美國的警務科學家早把面孔合成軟件發展得盡善盡美，你想叫這張照片變胖變瘦，是哭是笑，或者想從 10 歲的照片變化出 34 歲的模樣，都只用半秒鐘的時間！你想，他為甚麼不寄一張普通相片呢，這裡面一定有鬼！」

即使婚禮過後，甘又明仍然敵意難消。客人走後，他悻悻地對姐姐說：

「他為甚麼不接你去美國？這位上了世界名人錄、名列美國二十位最傑出青年科學家的吳先生養不活你嗎？姐姐，我擔心他在那邊有了十七八個情人，甚至已成了家。我知道你是個高智商的學者，但高智商的女人在對待愛情上常常低能。用不用我再提醒一次？那個國度既是高科技的伊甸園，又是一個世界末日般的罪惡淵藪。」

星子已聽慣了弟弟的刻薄話，她笑着說：「你不是說他是沒有性別的機器人嗎？這種機器人是需要情人的。」

「那他為甚麼不接你去美國？」

「他說這兒有他的根，有他童年的根，人生的根。他說，當他在光怪陸離的科技社會裡迷失本性時，需要回來尋找信仰的支撐點，就像希臘神話巨人安泰俄斯需要地母的滋養。」

她在複述這些話時，臉上洋溢着聖潔的光輝。甘又明喊起來：

「姐姐呀，你真是天下最癡情又最愚蠢的女人！這都是言情小說中的道白，你怎麼也能當真！」他看看錶，9點40分，是中央7台的科技影視長廊節目時間，這個時間他是雷打不動的。他打開電視，嘟囔道：

「反正我把該說的都說了，到時你莫怪我。」

那晚的科技影視節目是「電腦魚缸」——正是它促成了他的美國之行。「電腦魚缸」是一種微型仿真系統，電腦中儲存了幾百種魚類的基因，你只要任意挑選幾種，按下確認鈕，它們就開始在屏幕上從容遨遊。每秒48幀畫面，比電影快一倍，所以畫面上看上去甚至比真魚還逼真。不僅如此，這些魚還會生長，會弱肉強食，會求婚決鬥，會因魚食的多寡而變肥變瘦。雌雄配對的機會完全是隨機的，一旦某對夫妻結合，它們的後代就兼具父母的基因，因而兼具父母特有的形態習性。它們會根據環境條件產生變異。一句話，這個魚缸完完全全是一個魚類社會的縮影——但只是虛擬狀態。

新婚夫婦來到客廳時，甘又明正在擊節低讚：

「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每次看到類似的節目，他常有「浮一大白」的快感。這會兒他完全忘卻了對姐夫的敵意，興致勃勃地對姐夫說：

「很巧妙的構思。如果把節奏加快——這對於電腦是再容易不過了——是否可以在幾分鐘內預演魚類幾千萬年的進化？還可以把主角換成人，來模擬人類社會的進化。比如說模擬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進程？把所有的社會矛盾、各國軍力、民族情緒、宗教衝突、各國領導人的心理素質等等輸進一個超級虛擬系統，推演出二三十種戰爭進程，我想它對軍事統帥的決策一定大有裨益。」

斯托恩·吳看了他一眼，他發現這個清華大三學生的思路比較活躍，不免對這位小舅子發生了興趣。他坐到甘的面前，簡捷地說：

「你說的不錯，這正是虛擬技術諸多用途之一。不過這個電腦魚缸太小兒科了，我們早已超過它，遠遠超過它。」

甘又明好奇地問：「發展到甚麼程度？能否給我講講，如果不涉及到貴國，」他有意把這兩個字念重，「利益的話。」

吳中笑笑，接過妻子遞過來的兩杯咖啡，遞給小舅子一杯。他略為思考後說：

「我想你已知道，在虛擬技術中，人可以『進入』虛擬世界。」

「對，通過目鏡和棘刺手套，人可以進入電腦魚缸和魚兒嬉戲。」

吳中搖搖頭：「那都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了。我們現在使用的是一種被稱作『外殼』（SHELL）的中介物。通過它，人可以完全真實地融入虛擬世界。我們的技術甚至已發展到這種程度：某人進入虛擬系統之後，如果沒有系統外的幫助就無法辨別出所處環境的真假。正像一個密閉飛船裡的乘客，若沒有系統外參照物就無法確認自己是否在運動。」

甘笑嘻嘻地說：「那個『某人』是否服用了迷幻藥？可卡因（Cocaine）？哈希什（Hashish）？」

斯托恩·吳看看他，心平氣和地說：「沒有。」

甘又明大笑起來：「那你就有點吹牛了！我想，一個神經健全、頭腦清醒的人，肯定能從虛擬環境中找出破綻來！要不，是美國人普遍智力低下？也難怪，在美國，全民性的吸毒氾濫至少已延續了 100 年，難免引起智力退化。」

吳中冷冷地說：「說幾句俏皮話是很容易的，不過獻身科學的人一般已經摒棄了這種愛好。甘先生，你想試試向我的虛擬技術挑戰？」

甘又明兩眼發光，躍躍欲試地說：

「這可撓到我的癢處了！我天生喜歡這樣的智力體操，從小至今，樂此不疲。不過，我恐怕暫時去不了美國吧。」

吳中笑笑，對妻子說：「我給他安排一次為期七天的短期訪問，不耽誤他回校上課。」

甘又明很快領教了姐夫的地位和能量。三天後，吳中告別新婚妻子匆匆返回美國時，甘又明也懷揣着一張往返機票、一份特別簽證和一千元美金坐在特等艙裡，享受着空姐的微笑和茶几上的新鮮水果。

一條公路沿着海灘穿行，再往前是廣闊的灘塗地。這兒人煙稀少，雪亮的燈光刺破夜色，展現出一個茂密安靜的綠色世界，自然的蠻荒和嵌入其中的現代化建築相映成趣。天光甫亮，他們趕到一個營地。營地佔地不大，在做工粗糙的鐵柵欄中散佈着十幾座平房。雖然

途中已經聯繫過，但警衛室聲稱沒有收到對甘又明放行的命令。斯托恩·吳面色不豫，拿起內線電話，節奏很快地說了一通。甘又明的英語水平基本可以聽懂他們的談話。

吳說，我與貴國政府簽了合同，我自然會恪守它，包括其中的保密條款。實際上，只要這次我回國七天而未洩密，你就不必擔心了。從這幾句話中，甘又明聽出了他的傲氣。

他又說，實際上這位中國青年是作為臨時雇員來基地的。你知道我們一直在招募挑選那些最有天資的美國青年，讓他們去尋找虛擬世界的漏洞，以求改進設計。成功者還要發給一萬美元的獎金。這位甘先生也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他思維靈活，天生是個懷疑派，而且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長大。我們的技術只有經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的檢驗，才是萬無一失的。當然，甘先生沒有經過例行的安全甄別，但我的話是否可以作為擔保呢？對方顯然猶豫片刻，然後交談了幾句。吳中笑道：「謝謝，我記住你的這次人情。」

他把話筒遞給警衛，警衛聽完後殷勤地說：「頭頭說，對兩位先生免除一切檢查。我送你們過去。」

現在，在他們面前是一個巨大的圓形管道。吳中按動一個電鈕，管道上一座密封門緩緩打開。他們走進一個圓筒狀的車廂，車廂內相當豪華，擺着四部真皮轉角沙發。吳中同僅有的兩名乘客打了招呼，安頓甘又明坐下，打開酒櫃門，問：

「喝點甚麼？威士忌、橙汁還是咖啡？」

「橙汁吧。」

吳中倒橙汁時，車廂非常平穩地起動了。甘又明只是在看到橙汁

液面向後傾斜時，才察覺到車廂在加速。他從窗戶向外望去，看到飛速後掠的綠樹曠野。一群海鳥在窗外掠過，立即出現在後邊的窗戶中。但他敏銳地發現，所謂窗戶只是一張液晶屏幕上的仿真畫面。他笑着用手敲敲假窗戶：

「也是虛擬的？」

吳中微笑着說：「你的觀察力很敏銳。對，這種管道是全封閉的，是飽和蒸汽管道。車廂行進時，前方蒸汽迅速凝為水滴，車廂經過後又迅速氣化，所以幾乎沒有空氣阻力。車輛可以達到兩馬赫的高速；使用磁斥懸浮和驅動。相信在下一個世紀中葉，它將在很大程度上代替火車。」他笑道，「當然啦，因為是封閉環境，旅客容易感到壓抑鬱悶，所以我們搞了這些仿真窗戶。」

磁浮車輛已達到最高速，正保持着這個速度無聲地疾駛，窗外景物的後掠也越來越快。按方位和地圖推算，這時頭頂已經是淺海了。吳中嚴肅地說：

「還有 10 分鐘時間。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的虛擬技術，希望你不要過於輕敵。像你這樣的青年志願者我們已接待過上千人次，只有六個人掙到了自己的一萬美元。此後我們堵住了所有的漏洞，再沒有人能掙到這筆獎金了。我很希望你能成為第七個成功者，但首先你要徹底清除你的輕敵思想。」

他略為沉吟，平緩地說：

「你要知道，一個智慧生物若處於封閉系統中，很難對自身所處環境做出客觀的判斷。比如當宇宙飛船達到光速時，時間速率就會降為零，但光速飛船內的乘員感覺不到這個變化，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

在正常地吃飯、談話、睡眠、衰老。再比如，我們說宇宙在膨脹，也能用光線的紅移來測出膨脹速率。但這種膨脹只是天體距離的膨脹，天體本身並未膨脹。如果所有天體連同觀察者本身也在同步地膨脹，我們能拿甚麼不變的尺度來確認宇宙的膨脹？絕無可能。」

甘又明笑道：「我信服你的理論，但進入虛擬環境中的人並未完全封閉，至少他們的思維是在虛擬系統之外形成的，自然帶着它的慣性。我完全能以這種慣性作為參照物來判斷環境的真實性，就像剛才用杯中水面的傾斜來判斷車輛是否加速。」

斯托恩·吳凝眸看着他，良久才笑道：

「我沒有看錯你，你的思維確實非常明快，一下子抓到了關鍵。但請你相信，我們也不是笨蛋。我們已能把被試者的思維取出來，並即時性地反饋到虛擬環境中去。比如說，儘管我們的虛擬系統與全球信息網絡相通，可以隨時汲取幾乎無限的信息，但它肯定不能囊括你的個人記憶：你母親 20 年前的容貌啦，你孩提時住的房舍啦，童年時的遊戲啦，你對某位女同學的隱秘愛情啦，等等。但是，」他強調道，「凡是你在自己的記憶庫中能提取到的東西，立即會天衣無縫地織進虛擬環境中，所以你仍然沒有一個可供辨別的基準。」

甘又明微笑不言，對自己的智力仍然充滿信心。吳中也不再贅言，簡捷地說：

「我的話已經完了，你記着，我們將讓你在虛擬世界中跳進跳出，反復進行。何時你確認自己已回到真實世界中，就向我發一個信號。如果你的判斷是正確的，你就會懷揣一萬美元回國。」他又加了一句，「不要輕敵，小夥子。喲，已經到站了，下車吧。」

他們在地下甬道裡走了一段路，碰到的工作人員都尊敬地向吳中致意，這使甘又明又一次掂出了姐夫在這兒的份量。他們來到一座空曠的大廳，四周是天藍色的牆壁和屋頂，渾然一體，大廳中央有兩把測試椅。這幢大廳不算豪華，但建築做工十分精緻，每一處牆角，每一寸地板，都像象牙雕刻一樣光滑嚴密，毫無瑕疵。吳中拿上一個遙控器，帶甘又明來到大廳中間，說：

「先讓你對虛擬世界有一個感性認識。讓你看看哪種環境呢？」他略為思考，說：「你先看看我們的電腦魚缸吧。」

他按動電鍵，大廳中瞬時間充滿清澈的海水，波光瀲灩，珊瑚礁壁立千尺，有的成傘狀，有的成蘑菇狀。一隻一米長的蛤蜊垂直嵌在珊瑚裡，半露的身體猶如彩色的絲絨。還有彩色的螯蝦、五條手臂的星魚、漂亮的石斑魚。突然前邊冒出一隻巨大的八足章魚，它的小眼睛陰森地盯着前邊，行動詭秘地緩緩爬過來。甘又明本能地蜷起身子，但章魚熟視無睹，緩緩從他的身體中穿過，消失在幽藍的深海中。甘又明喘口氣，笑問：

「激光全息仿真技術？確實可以亂真。」

吳中點點頭，按一下快進，眼前又立刻變成深海海底景色。火山口冒着濃煙，就像地獄中的煙囪。兩米長的蠕蟲在海水裡輕輕搖動着，管端血紅色的羽狀觸手緩慢地開合。熔岩上鋪着一層細菌，猶如白色的地毯。一隻奇形怪狀的細菌蟹貪婪地一路吃過去，有時還去啃食蠕蟲的肉質觸手。這是加拉帕戈斯群島海底依靠硫化氫為生的太古生物群。甘又明看呆了，雖然他明知這是個虛擬世界，但似乎能感受到那深海海水的陰冷和重壓。

忽然幻覺消失了，在一剎那間消失得乾乾淨淨。甘又明一時跳不出視覺的慣性，呆愣愣地立在那兒。斯托恩·吳淡淡地說：

「這只是虛擬技術的開場鑼鼓。下面我要為你套上所謂的外殼，使你與虛擬環境融為一體。跟我走。」

他們走進大廳旁的一間屋子。甘又明第一眼就看到一個光腦袋的女性人體模型，幾個工作人員正在它周圍忙着。看見他們進來，那個人體模型竟然扭過頭來——原來是一個真人！

甘又明傻望着這個腦門銜亮的裸體姑娘，解嘲地說：

「我已經進了虛擬世界？這種景象我只在綺夢中見過。現在這個一絲不掛又毫不羞澀的漂亮姑娘到底是真是假？」

斯托恩·吳微笑着沒有接腔，別人聽不懂他的中國話獨白。幾個工作人員開始小心翼翼地為那個姑娘套上「外殼」，那是一件色澤純白、很薄很柔的連體服。她把雙腿蹬上後，工作人員小心地展平外殼，使上面的神經傳感突觸與她的身體完全貼合。吳中低聲解釋，這些突觸將把虛擬信號傳到相應的感覺神經，比如你「踩」上火炭時，腳底神經就送去燒灼感的信號。外殼已套到肩部，只有頭盔還未帶上，它比較笨重，與黑色的目鏡相連。姑娘在套上頭盔前微笑道：

「我叫瓊，瓊·比斯特。很高興作你的嚮導。」

甘又明疑問地看看吳，吳中點點頭：

「對，這是在虛擬世界裡的嚮導，心理學和邏輯學博士，會三國語言，包括漢語。需要瞭解甚麼信息儘管問她。但她是完全超脫的，絕不會幫助你做出判斷。現在請你脫光衣服，剃光頭髮。」

一個自動理髮機無聲地移過來，幾秒鐘內把他變成腦門銜亮的和

尚，同時把髮茬吸走。工作人員為他穿上那件潔白的衣服。這件衣服又薄又柔，彈性極好，穿在身上幾乎變成了自己的皮膚。兩人來到大廳，對面坐在兩隻椅子上。聽見送話器中斯托恩·吳用英語說：

「虛擬系統即將啟動，請你瞪大眼睛尋找它的漏洞吧。你想從哪兒開始？是海洋，太空，還是颱風眼中？我們都可以為你辦到。」

甘又明稍稍想一會兒，說：「還是從海水中開始吧，既然這一切都是由那個電腦魚缸所引發。而且，我沒有告訴你，我是北京高校百米自由泳紀錄保持者。」

斯托恩·吳在屏幕中笑笑：「在虛擬世界裡不會游泳並不是一個問題，電腦很容易為主人公加上令人信服的校正。不過，就按你的意見辦吧。現在我要按下電鈕了。」

甘又明在一剎那間被拋入水中。他看見自己和那位瓊姑娘都穿着潛水衣，身後背着兩個小小的黃色氧氣瓶。他用力浮上水面，透過面罩遠眺，海面十分廣闊，只有後方隱約可見一線海岸。海浪輕輕地推揉着他，透過潛水服，能感到海水的浮力和溫暖。他在水中作了幾個滾翻，他的前庭器官感覺纖毛依舊精確地給出重力變化的方向。他知道這些都是假像，他身上穿的是白色的「SHELL」而不是黑色的潛水服，他是坐在空曠的大廳裡而不是在水中。但由那件「外殼」傳給他的視覺、聽覺和觸覺效果太逼真了，實在太逼真了，使你沒辦法不相信。

他取下頭盔——他真的感覺到把頭盔取下了，能呼吸到海面上略帶鹹味的空氣，感到清涼的微風。瓊從他旁邊冒出來，甩着水珠，他

喊道：

「瓊！這兒是甚麼地方？」他笑着有意強調，「或者說，這是模擬的甚麼地方？」

瓊也取下頭盔，抖抖長髮。長髮如瀑布般散落，發出耀眼的金黃，這和他記憶中的光腦袋姑娘形成強烈的反差。他隨口問道：

「這是你的真實形象麼？」

瓊奇怪地問：「你說甚麼？」

「你在剃光腦袋進入虛擬世界之前，就是這個模樣麼？」

瓊笑笑，只回答了他的第一個問題：

「我想這兒就在我們基地上方。這兒是阿查法拉亞灣附近海面，離墨西哥不遠。近年來這兒販毒活動很猖獗。」

不遠處海面上有一艘快艇，上面沒有人——按照虛擬系統的邏輯，這當然是他們帶來的。他忽然看見南邊海面上出現一個三角形的背鰭，劃破水面迅速逼近，他驚慌地喊道：

「鯊魚！」

瓊挺直身子看看，笑道：「不要慌，這是海豚。」

他們戴上面罩潛入水中，果然看到十幾隻海豚。它們的皮膚是鵝灰色的，十分光滑，嘴裡有整齊的白牙，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噴水孔一張一合。它們排着隊向西北方向游去，很快掠過兩人的身邊。他們甚至能感到海豚所攪起的湍流。甘又明興致勃勃地追過去，一邊笑道：

「瓊，如果是在虛擬世界裡被鯊魚吃掉，會是甚麼後果？」

「你當然不會真的死去，但系統會『死機』，只能重新進行冷啟

動。另外，你會真的感到鯊魚利齒切斷身體的痛苦。所以勸你不要嘗試。」

在那群海豚之後，甘又明忽然又發現兩隻。它們的體形相當大，在飛速游動中嚴格保持着相對方位。當海豚靠近時，甘又明發現它們身上套着挽具，身後拖着一個流線型的容器，他大聲喊：

「看哪，海豚郵遞員！」

瓊在水下通話器中聽到了他的喊聲，也看到了那對海豚，它們像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軍馬，目不旁騖，以極快的速度掠過他們的身邊。瓊饒有趣味地說：

「我看過一些資料，說軍方在着力培訓海豚蛙人，讓它們咬斷敵方通信電纜，或者給深海作業的潛水員遞送工具。海灣戰爭中就徵調了海豚部隊去排除魚雷。噢，對了，聽說販毒集團也開始利用海豚和信鴿越境販毒，這是最廉價又最難發現的方法。」

甘又明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他想瓊這幾句話一定是預定情節中的台詞。他嘻笑道：

「要不，咱們追過去？」

「好的。」

他們迅速爬上快艇，瞅準那片背鰭追過去。海豚的速度很快，甘又明看看速度錶，已超過每小時 10 海里。它們有時也潛入水中，好在海豚必須浮上水面換氣，所以他們一直保持着追蹤。馬上就到岸邊了，前邊有一個狹長的海島，海岸警備隊的快艇遠遠向他們駛來。那兩隻海豚忽然昂起頭——甘本能地感覺到它們是在做一次深呼吸——便潛入水中，倏然不見。瓊急急地說：

「恐怕它們不會再浮出水面了，下水追蹤吧。」

兩人迅即下水，聽見海岸警備隊快艇上在大聲喊叫着，似乎是在命令他們呆在船上聽候檢查，但兩人沒理會。海豚的速度很快，一會兒就失去蹤影了。兩人在岸邊的紅樹林中和亂石中徒勞的尋找十幾分鐘，終於失望了。瓊懊喪地說：

「找不到了，回航吧。」

就在這時，甘忽然發現前邊有一個狹窄的洞口。那兩隻海豚正一前一後從洞口鑽出來，徑直向大海游回去。它們身上已沒有挽具和那個流線型的物體。但甘又明覺得它們就是原來那兩隻。從它們從容不迫的神情看，似乎已經完成了郵遞任務。甘又明拉着瓊游近觀察，洞穴非常幽深。他問瓊，「進洞看看？」

瓊猶豫着，甘又明又鼓動道：

「不會有危險的。既然海豚能游進去又能游出來，何況咱們還帶着氧氣瓶。」他笑着補充，「何況只是虛擬世界。」

「好吧。」

兩人把面罩帶上，費力地鑽進洞穴。進口相當狹小，但裡面越來越寬，也越來越暗，幾乎成了漆黑一團。他們繼續前行，大約兩公里後，前邊出現了暗藍色的微光。再往前游一會兒，海水逐漸變成清澈的天藍色，浮光搖曳，色彩斑斕的各種魚兒在藍光中遨遊。瓊驚喜地說：

「太美啦，我在這兒當嚮導已經五年，一直沒發現這個神奇的藍洞。」

藍光逐漸變淡，兩人同時鑽出水面，摘下面罩，好奇地打量着。

這兒很像一個天井，水面離岸有幾米高，頭頂上方仍然是岩頂，岩洞四周臥着兩三幢小房子。忽然有人高喊：

「水下有人！」

立即響起淒厲的警報聲，十幾個人一下子冒出來，從岸邊探下身，端着鎗向他們瞄準。兩人知道這兒不是說理的地方，迅速戴上頭盔，一個魚躍，疾速向水下潛去。後邊如開鍋一樣，無數子彈攪着海水。瓊在通話器中氣喘吁吁地說：

「一定是販毒分子！否則不會不問情由就開鎗的，我們快返回！」

他們盡力向來路游回去。眼看快到洞口了，忽然唰拉一聲，一個秘密柵欄門從洞壁上伸出來，把洞口封得嚴嚴實實。甘又明用力搖撼，粗如人臂的鐵柵欄紋絲不動。瓊驚惶地喊：

「後邊！他們追來了！」

十幾個蛙人已經悄無聲息地逼過來，他們手中的長矛和水下步鎗閃閃發亮，有如鯊魚口中的利齒。他們透過面罩陰森森地盯着兩人，慢慢把包圍圈縮小。在這生死關頭，甘又明忽然長笑一聲，大聲喊道：

「暫停！吳先生，場上隊員要求暫停！」

眼前的景象忽拉一下子消失了，兩人仍坐在椅子上。甘又明抬起胳膊想去掉頭盔，兩個工作人員急忙過來幫助他。頭盔取下後，面前仍是那所空曠的大廳，兩人仍穿着那件白色的外殼。他大笑着站起身：

「太奇妙了，太逼真了！我雖然明知道它是假的，但卻看不出一絲破綻。我能感受到海水的波動、子彈的尖嘯和死亡的恐懼。那個藍汪汪的洞穴實在美極了，還有那兩個勤奮盡職的海豚郵遞員！吳先生，真難為你編出這麼生動的情節。」

瓊也取下頭盔，笑問：「你在哪兒看出了破綻？」

甘又明微笑道：「你不要拿我的智力開玩笑。這是個非常逼真的故事，可惜沒有開頭——我們是突然跌入海水中的。稍有邏輯判斷力的大腦，自然能做出正確的結論。」

從控制室出來的斯托恩·吳一直沒有說話，笑着看他。這時才問一句：「甚麼藍洞？」

甘又明驚奇地說：「你是開玩笑吧，你們構思的情節，你能不知道？」

斯托恩·吳微微一笑：

「你太小覷我的系統了。告訴你，系統的信息來源是完全真實的，也幾乎是無限的。但究竟把哪點信息用於這一次的虛擬環境——比如你在海水裡看到的是海豚還是噬人鯊——卻是完全隨機的。電腦根據這些信息隨機地進行構思，所以系統內的情節絕不會重複。」他開玩笑地說，「我說過，我一直不忍心把這套技術公開，我怕它砸了所有小說家、劇作家的飯碗。」

「那麼，我們在虛擬世界裡遊逛時，你並不知道我們的經歷？」

「當然可以知道，不過我們一般懶得監視，你的進入只是千百個普通試驗中的一個。」

這話使甘又明的自尊心頗受打擊。他簡要講了當時的情形，

吳中似乎對海豚和藍洞的情節很感興趣，盯着問了幾個問題。然後他說：

「今天到這兒結束。讓瓊陪你去逛逛美國吧，你已經只剩下六天了。」

甘又明點點頭，從身上慢慢剝下那件白色的外殼，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從外殼的禁錮中解脫出來，頓時覺得十分輕鬆。

儘管在電影中、電視中對美國的夜生活已是耳熟能詳，但只有親身置於夜總會的環境中，才真的感受到那種世紀末的氣氛。大廳裡光線幽暗，煙霧騰騰，紫色、藍色、血紅色的光柱一波波掃過人群。高高的屋頂上垂下一個鞦韆，一個近乎裸體的豔色女郎嘎嘎笑着，一下下擦着頭頂盪過人群。大廳正中是一個高台，一對身穿白色緊身衣的男女瘋狂地扭動着，做出種種猥褻的動作。他們的緊身衣頗似 B 基地裡的外殼，甘又明不由得想起裸體的瓊套着外殼時的情形。他扭頭端詳瓊，她今晚的打扮也很性感，裸露的肩頭和脊背十分潤澤，穿着短裙，大腿修長白皙。兩人找到位置坐下，甘又明問：

「喝點甚麼？」

「來杯威士忌。」

甘又明為自己要了三瓶礦泉水，一杯杯地往肚裡灌。他解嘲地說：「早就渴壞了。」

瓊呷了幾口威士忌，問：「跳舞嗎？我在等你邀請呢。」

甘說：「我去一趟洗手間。」他在挨肩擦背的人群中費力地擠過去。洗手間是男女合用的，便池各自獨立，兩名女子正對鏡整妝。他

拉開一間便池的門，忽然吃驚地後退一步，一個 40 歲左右的黑人男子側臥在便池上，眼睛像死魚一樣翻着，胳膊上的靜脈血管插着一隻注射器。

不用說，這是過量吸毒引起的猝死。那兩名女子出門時也看到了屍體，但她們只漠然地掃一眼，若無其事地走了。甘又明厭惡地看着這名吸毒者。他一直生活在正統保守的中國，對席捲全球的吸毒狂潮只有三個字的感受：不理解。他不理解竟然有數千萬人屈服於這種魔鬼的誘惑，莫非末日審判的鐘聲已經敲響了麼？

他回到櫃檯前，向侍應生問清了報警電話，把電話撥通。警察局的值班人員說：

「謝謝，我們將在十分鐘內趕到。請問你的名字？我們在哪兒可以找到你？」

「我叫甘又明，十分鐘內不會離開這家夜總會，你到第七號餐桌前找我。」

回到桌旁，他看見座位已空，瓊正同一個陌生男子跳舞，狂熱地扭動着臀部和肩部。她的眼光仍留意着這邊，見甘返回，向他作一個抱歉的手勢。甘又明向她擺擺手，坐到原位。

兩個中年人忽然出現在他的面前，他們身着便衣，一個身材矮胖，手上長滿金色的軟毛；另一個是瘦長個子，耳朵很大。矮個子彬彬有禮地問：

「你是中國來的甘又明先生？」

甘又明狐疑地看着兩人，嘲諷地說：

「二位來得太快了吧，這不像是真實世界的速度。」他有意把這

兩個字咬得特別重。「我報案才一分鐘。再說，我在電話中並沒說我是從中國來的呀。」

這下輪到那兩人納悶了：「你說甚麼報案？」

「你們不是警察？」

「我們是聯邦警察，」兩人出示了證件。「我們是聯邦調查局派駐 B 基地的警官湯姆和戈華德。但你說甚麼報案？」

甘又明講了剛才的見聞。聽了甘的解釋，大耳朵的戈華德警官匆匆去洗手間處理那樁兇殺案。湯姆笑道：

「一場誤會，我們是為另一件事來的，要佔用你一點時間。你不會介意吧。」

「我不會介意，但我首先要確認自己是不是在夢中。」他笑着問，「請二位向我解釋一下，你們是如何在一個遠離 B 基地的繁華小鎮一下子就找到我，一個剛來美國的外國人？」

「很容易。我們知道瓊經常來這兒玩，又在停車場發現她的汽車。」

甘又明噢一聲，覺得自己是多疑了。他說：「那麼請講吧，甚麼事情我可以效勞？」

湯姆開門見山地說：「聽說你和瓊無意中發現一條販毒通道？」

甘又明啞然失笑：「先生，你是 B 基地常駐警官，難道對他們的虛擬技術一點也不瞭解？對，我們是發現了一條通道，還差點喪了命。但那只是一個虛擬的故事。」

湯姆微笑着說：

「恐怕正是你本人還不瞭解虛擬技術。你是否知道，虛擬環境中

所涉及的信息都是真實的，是從間諜衛星、水下拾音器、水下攝像機輸到電腦中的。海岸警備隊在南部海岸線確實設了許多秘密攝像機，以便監督無孔不入的販毒分子。所拍攝的數量浩繁的影像資料都經過電腦的處理，把有用的資料甄別出來，送到聯邦緝毒署長的辦公桌上。但是，電腦不是萬無一失的，它也有可能漏掉很重要的一段，又偶然被組織進那次的虛擬環境中去。我們尚未在浩如煙海的背景資料中查到這一部分，為了穩妥，請你幫我們複查一下。這也是吳先生的意見。」

「現在就去？」

「越快越好。」

「好吧，」他把最後半瓶礦泉水灌進肚裡，「需要瓊一塊兒去嗎？」

「當然。」

他把瓊從舞池中喚回來，戈華德正好也返回了。他說：「本巡區的警官已經去了洗手間。我們走吧。」

瓊迷惑地問：「到哪兒？」

「上車再說吧，走。」

警用快艇上已經備好四套輕便潛水服和水下照明燈。甘又明很有把握地說：「我想我會很快找到的。當時我仔細記下岸上的特徵和水下岩石的特徵。」

果然，不到一個小時，他已在黝黑的水底找到那個洞口，洞口看不見柵欄。甘低聲說：

「就是這兒，不會錯的。餘下的工作由你們去做吧，我可不想再

被關進這個捕鼠籠子裡被人捅死。」

戈華德游近洞口察看，懷疑地低聲說：

「是這兒嗎？洞口處沒有安裝柵欄的痕跡呀。甘先生，瓊小姐，請你們再辨認一下。」

甘又明不相信自己會弄錯，他和瓊游過去，一眼就看到柵欄縮回的兩排小圓洞。他猛然驚醒，但不等他做出反應，兩名警官忽然用力把他們向洞裡推去，同時按下一個按鈕。鐵門刷拉一聲合攏了，把兩人關在裡面。瓊驚呼道：

「上當了！他們一定和毒販有勾結！」

兩名警官在外面癡笑着：「聰明的姑娘，可惜你醒悟得晚了點兒。回頭看看吧。」

後邊唰地射來一道強光，兩人本能地捂住雙眼。等眼睛稍微適應光亮，看到五六個蛙人正迅速逼近，手中的水手刀和水下步鎗像鯊魚的利齒。瓊失聲驚叫着，甘又明迅速把她拖到身後。

但他知道這是徒勞的。蛙人正慢慢逼近，身後是堅固的柵欄，即使柵欄外面也是虎視眈眈的敵人。甘又明用身體把瓊壓在柵欄上，忽然厲聲喝道：

「湯姆警官，臨死前我有一個要求！」

湯姆游近柵欄，戲弄地說：「請講吧，我樂意作一個仁慈的行刑者。」

甘又明忽然笑起來，油頭滑腦地說：「我想撒泡尿。」

湯姆愣了一下，惡狠狠地說：「我佩服你死到臨頭還有心情幽默，動手吧！」

幾把長矛正要捅過來，甘又明急忙高喊：「暫停！吳哥，我要求暫停！」

兩人突然跌回現實中，仍坐在那兩張椅子上，甘又明的雙手還保持着籃球比賽的暫停動作。瓊取下頭盔，看着他的滑稽樣子，噗哧一聲笑了。吳中從控制室走出來，微笑着問：

「你真是個機靈鬼，從哪兒看出破綻？」

甘又明也取下頭盔，笑嘻嘻地說：「我是否可以不回答？我不想削弱自己取勝的機會。」

但一分鐘後他就忍不住了，笑道：

「很簡單，我在夜總會有意猛灌幾杯水，可是一個小時後還不覺得膀胱憋脹。這不符合我的習慣——我從小就是個有名的尿漏子。所以我理所當然地得出結論：那幾杯水並沒有真正灌進我的肚裡，也就是說，我仍是在虛擬世界裡。」

斯托恩·吳忍不住大笑起來，瓊和幾名工作者也笑個不停。吳中忍住笑說：

「你很聰明，用一泡尿戲弄了超級電腦。不過我要給你一個忠告，實際上電腦裡有盡善盡美的程序，可以根據你的進食或飲水等情況，及時發出飽脹感或憋尿感信號。這只是一次丟臉的疏忽，我再也不會讓它出這樣的紕漏了。現在你可以脫下外殼，讓瓊真的領你去看看美國社會。」

甘又明忽然想到一件事：

「順便問一句，在這次的虛擬場景中，湯姆警官說的是真實情況

嗎？那個藍洞真的有可能存在嗎？」

「他說的不錯。我的確在 10 分鐘前向湯姆警官通報過這件事。」他笑着說，「而且，這兩位警官也確實是你在虛擬環境中見過的尊容。既然身邊有現成的模特兒，我何必捨近求遠或憑空臆造呢。」

工作人員小心地脫下「外殼」。這種由銀絲和碳納米管混織而成的白色連體服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衣服，甚至超過每件價值三千萬美元的太空服。甘又明斜睨着裸體的瓊，咕噥道：

「我一定還沒跳出虛擬世界。在真實世界裡，我絕不敢這樣坦然地看一個姑娘的裸體。」

瓊慢慢地穿着衣服，一直在斜睨着他，她的腦袋泛着青光。甘受不了她目光的燒灼，尷尬地說：

「你為甚麼一直盯着我？想和我比一比誰的腦袋更亮嗎？」

瓊含笑不語，突然說：「謝謝，甘，謝謝你。」

「為甚麼？」

「謝謝你在危急關頭總是把我掩到身後。縱然只是在虛擬世界裡，也能看出你的騎士風度。」停停她又加了一句，「我希望能有機會讓我給予回報。」

甘又明笑嘻嘻地說：「你上當了，那時我已經判斷出是在虛擬環境中，樂得充一陣空殼子好漢。」

瓊搖頭說：「你何必裝得比實際上壞呢。」

甘又明有點尷尬，忽然笑道：「你願意回報嗎？現在就可以。」

瓊誤解了他的意思，吃驚地說：「現在？在這兒？」

甘又明把赤裸的左臂伸過去：「喂，咬上一口，狠狠咬上一口。這就是你的回報。」

瓊迷惑地笑道：「你怎麼啦？」

「老實說，我對這種虛擬世界已經心懷畏懼。在剛才那層虛擬中，我分明感到我已經脫下外殼，可是實際上它仍然緊緊地箍着我。現在我又把它脫了，誰知這回是真是假？你咬我一口，看我知道疼不。用力咬！」

瓊笑着，真的用力咬一口。甘又明疼得大叫一聲，低頭看看，胳膊上四個深深的牙印，略有沁血。甘又明笑道：

「好，好，這下子我真的脫下那層外殼了。你說對嗎，瓊？」

瓊含笑不言。甘又明苦笑道：

「我知道你只能做一個超然的嚮導，不會幫我作出判斷。我也知道自己是自我安慰。即使這會兒外殼仍套在身上，也同樣能造出這樣逼真的痛覺和視覺效果。」他把瓊的手臂拉過來，用手摩娑着。姑娘的皮膚光滑柔軟，滑膩如酥，有一種麻麻的電擊感。他苦笑道：「真希望我現在觸摸到的是真正的你，而不是那種比真實還要真實的虛擬效果。」

瓊被他話中蘊含的情意所感動，輕輕握住他的手。突然甘又明的目光變冷了，他緊盯着瓊的臂彎，那兒白皙的皮膚上有兩個黑色的針孔。那分明是靜脈注射毒品的痕跡。他沒再說話，默然穿上衣服走出大廳。

瓊自然感覺到了他突然的冷淡，走出大廳後她說：「願意逛逛夜總會嗎？」

甘又明客氣地說：「不，謝謝。我今天累了，想早點休息。」

瓊猶豫好久，抬起頭說：「請到我的公寓裡坐一會兒，好嗎？我住在基地外的一所公寓裡，離這兒不遠。」

甘又明猶豫着，不忍心斷然拒絕瓊的邀請，他知道瓊是想對他做一番解釋。他遲疑地說：「好吧。」

瓊駕着汽車在隧道中開了半小時，她說隧道下面就是你們來基地時走的蒸汽管道。出了隧道又開了大約 15 分鐘，前邊又出現輝煌的燈火。瓊放慢車速，緩緩開進這個小鎮。她告訴甘又明：

「這兒是紅燈區。基地的男人們在週末常常到這裡尋歡作樂。」

街道很窄，勉強可以容兩輛車交錯行駛。瓊耐心地在人群中穿行。左邊一個白人男子在大聲吆喝着，對過往車輛做着手勢。他頭上的霓虹女郎慢慢地脫着最後一件衣服。瓊告訴他，這裡面是表演脫衣舞的地方，老闆和演員都是法國人。甘又明瞥見幾個年青人聚在街角唧唧咕咕，有黑人也有白人，他們的頭髮大都染成火紅色，梳成爆炸式的髮型。瓊告訴他，這是吸毒者和毒品小販在做生意，對這些零星的販毒，警方是管不及的。忽然一個人頭出現在他們的車窗上，這是一個眉清目秀的白人青年男子，戴着耳環，嘴唇塗着淡色唇膏，對着車內一個勁兒搔首弄姿。甘又明知道這是一個同性戀者，厭惡地扭過頭。

汽車終於穿過紅燈區，似乎又掉頭開一會兒，停在一個整潔的公寓外。幾個小孩兒在綠草坪上騎自行車，暮色蒼茫中聽見他們在興奮地尖叫。瓊掏出磁卡打開院門，停好汽車，又用磁卡打開公寓門。

公寓很大，也很靜，只有洗衣房裡有一個女傭在洗衣。瓊把他安

頓到客廳，告訴他，公寓裡的客廳、洗衣房、健身房是公用的。這裡住客很少，幾個護士又常上夜班，所以今晚只剩下她一個人。

她端來兩杯咖啡，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笑問：「今天我有意繞一段路，領你去看看紅燈區。有甚麼觀感嗎？」

甘又明沉吟一會兒說：「浮光掠影地看一眼，說不上甚麼觀感。我對美國的感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非常敬慕美國的科技，羨慕美國人在思想上永葆青春的活力。我常常覺得美國的精英社會已經提前跨入 21 世紀。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厭惡美國社會中道德的淪喪、人性的淪喪：吸毒、縱慾、群交、同性戀、婦女拒絕繁衍後代……簡直是世界末日的景象。我最擔心的是，這種墮落是否是高科技的必然後果？因為科學無情地粉碎了人類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的敬畏。如果美國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那就太令人灰心了！」

瓊沉默很久，冷淡地說：

「不必那麼偏激吧。我知道中國南北朝時，士大夫就嗜好一種毒品——金石散；明清的士大夫盛行變童。中國人比西方人摩登得更早呢。」

甘又明冷笑着，尖利地說：

「我很為那些不爭氣的祖先臉紅！差堪告慰的是，我們已把它們拋棄了。美國呢，據統計，全國服用過一次以上毒品的有六千六百萬人口！對了，你剛才還忘了提中國清末的嗜食鴉片呢，那是滿口仁義道德的西方人一手造成的。現在他們的子孫吸毒成癮，是不是冥冥中的報應！」

瓊久久不說話，一種敵意在屋內瀰漫。很久之後，瓊走過來坐在

甘又明旁邊，握住他的手說：

「請原諒，我並不想冒犯你。坦率地講，從一見面我就很喜歡你，你的清新質樸是我不多見的。我不瞞你，我確實偶爾服用毒品，這在美國是很普遍的事。不過，我知道你是在禁慾主義的國度長大，對此一定很反感。如果……我答應你從此戒掉毒品。」

甘又明聽出她話中的情意，很感動，但他最終用玩笑來應付：

「那首先要確定我自己是否仍在虛擬環境中。誰知道呢，也許你是假的，我也是假的，你身上的針孔連同這會兒說的話都是假的。怎麼樣？能不能在這上面偷偷幫我一點忙？」

瓊笑了：「我不能違犯自己的職業道德。」

甘又明笑着站起身：「時間很晚了，恐怕我該告辭了。」瓊沒有起身，微笑道：「你可以不走的。」她補充道，「你可以睡沙發，或者為你另開一間房。」

「不，我還是走吧，我怕抵擋不住某種誘惑。」

兩人都笑了。甘又明說：「你不必送我，我可以叫一輛出租車。」

「不，還是我送你吧。」

兩人剛打開房門，正好兩個警察用力擠進來，把兩人擠靠在牆上，他們出示了證件：

「警察！請退回你的房間！」警察把兩人逼回客廳，甘又明立即認出這正是在虛擬世界裡見過的湯姆和戈華德。湯姆冷冷地說：「瓊小姐，據線人說你屋裡藏了大量的毒品，我們奉命搜查。」

瓊和甘又明吃驚地面面相覷，瓊說：「不，我從來沒有藏過大宗毒品！」

湯姆用力扳過她的胳膊，厭惡地說：「那麼，這些針孔是怎麼回事？」他不再理會瓊，逕自進臥室去搜查。十分鐘後，他提着兩袋白色藥品走出來，怒衝衝地說：

「是高純度的可卡因，足有兩公斤！」

瓊非常震驚，瞪大眼睛盯着他手中的藥品，忽然憤怒地嚷道：

「這是栽贓！這兩袋毒品一定是你剛放進去的！」湯姆走過來，狠狠抽了她一耳光。鮮血從她嘴角沁出來。她轉身對甘又明說：「請你相信我，他們一定是栽贓，一定是為了那個藍洞報復我！」

戈華德奇怪地問：「甚麼藍洞？」

甘驀然驚覺，他急忙問戈華德：「你不知道藍洞嗎？就是販毒集團的秘密通道。是我們無意中發現的，斯托恩·吳先生說他已通知了湯姆警官。」

戈華德警覺地回頭看看湯姆，但晚了一步。後者已從腋下拔出一支旋着消音器的手鎗，一聲輕微的鎗響，戈華德警官的額頭上鑽了一個洞，鮮血猛烈噴射，他沉重地倒在地上。瓊驚叫一聲，第二顆子彈已擊中她的胸膛，立時她的T恤一片鮮紅。甘又明猛撲過去，把她掩在身下，抬起頭絕望地面對鎗口。湯姆狞笑着說：

「誰知道藍洞的秘密，誰就得死！你那位斯托恩·吳也活不過今天晚上。」他把鎗口抵在甘又明的嘴裡，鎗身伴着冰冷的死亡感。甘恐懼地盯着他慢慢按下扳機，忽然口齒不清地喊：

「暫停！斯托恩·吳先生，暫停！」

工作人員為兩人取下頭盔，兩人都面色蒼白，驚魂未定。瓊下意

識地用手按着胸部，甘又明也提心吊膽地緊盯着那兒。不過，當白色的外殼慢慢脫下後，那兒仍然白晰光滑，並沒有一絲傷痕。

斯托恩·吳已經站在他們身後，笑問：「小甘，你這個鬼靈精，這次又在哪兒看出了破綻？」

甘又明喘息一會兒，才苦笑道：

「不，我只是僥倖。我並沒有完全確定自己是在虛擬環境中。我只是想，如果戈華德先生是一個循規蹈矩的警官，他就不會到不是自己值勤區域的地方去辦案；湯姆如果想殺我們滅口，又何必拉着並非同夥的戈華德同去。不過，這段推理並不嚴密，很容易找到其他解釋。」

瓊的靈魂仍未歸竅，甘又明勉強打起精神問：「瓊，你是虛擬世界的嚮導，你怎麼也會相信它呢。」

瓊苦笑道：「有時我也難辨真假。」

甘又明分明覺得，他所經歷的虛擬環境中的陰暗氣息正逐漸滲入他的心田。他壓着怒氣冷嘲道：「吳先生，虛擬世界是從荷里活請的導演嗎？我看這裡怎麼盡是荷里活的暴力、血腥、毒品和性感女郎。」

斯托恩·吳搖搖頭：「不，我們不必請甚麼導演，我說過，虛擬技術很快能搶掉他們的飯碗。該系統的超級電腦有很強的學習能力，我們只須把近二十年來美國每年的十大暢銷片輸進去，它就能學會他們的導演手法，並遠遠超過他們。」

甘刻薄地說：「怪不得這些情節十分眼熟呢。」那層無影無形的SHELL似乎一直在裹着他，箍得他無法喘息，他疲倦陰鬱地說：

「我要休息了，想睡個好覺再幹下去。我的住處在哪兒？」

「就在對面的白領人員公寓裡，103 號。」

「你也在那兒嗎？」

「對，118 號，我們離得不遠。瓊，今天的工作就到這兒結束吧，謝謝。」

瓊簡單地同甘又明告別，披上外衣走出大廳。她還要趕回自己的公寓。

晚上，甘又明在床上輾轉難眠。倒不是因為下午「身歷」的血腥場面，而是因為他不敢確認自己身上那件「外殼」是否真的已經去掉。他對姐夫的虛擬技術已有了深深的畏懼，就像害怕一個擺脫不掉的幽靈。

比如說，這會兒斯托恩·吳沒有邀請他去屋裡作客，就不符合真實世界的常理，畢竟小舅子是萬里之外來的客人呀。

不過，也許這是西方世界的習俗？也許是吳先生的屋裡還藏着一個情人？也許……還有別的秘密？

他一躍而起，他要去姐夫的屋裡看一看才放心。儘管知道自己的決定有點神經質，他還是來到 118 號房間。按響門鈴後很久，姐夫才打開房門：

「是你？還沒有睡嗎？」

姐夫穿着睡衣，臉上是冷淡的客氣，分明不歡迎他進屋。他佯裝糊塗，逕自闖進去。沒有等他的偵察工作開始，臥室中就傳來嗒聲嗒氣的聲音：

「親愛的吳，快進來吧。」

一個濃妝豔抹的裸體男人扭着腰肢從浴室裡走出來，兩隻碩大的

耳環在耳垂下遊盪。正是在紅燈區拉客的那隻兔子！甘又明痛心疾首地扭頭瞪着姐夫。他十分痛心姐夫的墮落，但最使他痛心的甚至不是這件事情本身，而是姐夫那種冷靜的厭煩的神情，他肯定是討厭這位多事的小舅子。甘又明狂怒地喊道：

「我知道這不是真的！暫停！」

工作人員為他取下頭盔，吳中微笑着走過來，沒等他開口說話，甘又明已經憤懣地喊：

「我退出這個遊戲！我要回家去！」

吳中和剛取下頭盔的瓊都吃驚地看着他，想要勸阻，但甘又明厲聲喝道：「不要說了，我要回國！」

看來吳中很不樂意，他冷淡地說：「這是你的最後決定嗎？那好，我讓秘書安排明天的機票。」

第二天瓊陪着他坐上了中國民航的波音 747 班機。甘又明曾冷淡地執意不讓瓊陪同，瓊小心地解釋：

「甘先生，這是我作嚮導的職責，只有在你確定自己回到真實世界的時刻，我才能離開你。」

十八個小時的航行中，甘又明一直緊閉雙眼，不吃也不喝。直到出租車把他送到北京方古園公寓，他才睜開眼。他急急地敲響姐姐的房門。姐姐驚喜地喊：

「小明，你這麼快就回來了？這一位是……」

甘又明不回答，在屋裡神經質地走來走去，目光疑慮地仔細打量着屋內的擺設。瓊只好向女主人作了自我介紹，兩人用英語和漢語親

切地交談着。甘又明在博古架前停住，突兀地問：

「姐姐，我送的花瓶呢？」

姐姐迷惑地問：「甚麼花瓶？」

「你們結婚那天我送的花瓶！」

「沒有啊，那天你是從老家下火車直接到我這兒，只帶了一些家鄉的土產。」

甘又明煩燥地說：「我送了，我肯定送了！」在他腦海中，對幾天前的回憶似乎隔着一層薄霧。他清楚地記得自己送過一隻精緻的花瓶，那是件晶瑩剔透的玻璃工藝品，但他又怕這只是虛擬的記憶，是逼真的虛假。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使他狂燥鬱怒。他忽然冷笑道：

「姐姐，非常遺憾，那位斯托恩·吳先生不是甚麼好東西……不不，我和他沒甚麼實際接觸，這幾天實際我一直是在虛擬世界裡和他打交道。但僅憑虛擬環境中的陰暗情節，我也可以斷定創作者的人品。」

姐姐沉默很久才委婉地說：「小明，你怎麼能這樣說姐夫呢，你和他在一塊兒相處滿共不過五天。五天能瞭解一個人嗎？再說，虛擬世界是超級電腦根據美國高科技社會的現狀為藍本構築的，他即使是首席科學家也無能為力。」

甘又明立即勝利地喊道：「這不是你的話，是吳中的話！我仍是在虛擬世界裡，暫停！」

工作人員為兩人取下頭盔，甘又明一直緊閉雙眼，不斷地重複着：「我要回國，回我的家鄉。」

吳中和瓊看着心理崩潰的小甘，擔心地交換着目光，說：
「好吧，我們馬上送你回國。」

破舊的大客車在碎石路上顛簸着。車裡大多是皮膚粗糙的農民，他們一直好奇地盯着那位漂亮的白人金髮姑娘。她身旁是一個腦袋銜光的中國小夥子，一直閉着雙眼，似乎是一個病人。姑娘小心地照護着他。

直到下了車，視野中出現一個山腳下的小村莊時，甘又明才睜開眼，他指點着：

「看，前邊那株彎腰棗樹下就是我家。」

他們進了村，小孩們好奇地圍觀着。瓊饒有興趣地打量着這個農家院落，大門上貼的春聯已經褪色，茂盛的棗樹遮蔽着半個院子。牆角堆着農具，牆上掛着苞米穗子，院裡還有一口手壓井。甘又明比她更仔細地端詳着院子，目光中是病態的疑慮和狂熱。

他媽媽從後院喂完豬回來，看見他們，驚喜地喊：

「明娃，你咋回來啦？喲，你咋成了個光瓢和尚？」她歡天喜地把兩人讓進屋，不錯眼珠地盯着那個洋妞。停一會兒，她沖了兩碗雞蛋茶端出來，瞅空偷偷問兒子：

「明娃，這個美國妞是誰？」

在這之前，甘又明一直表情複雜地看着媽媽，既有親切，更有疑慮。聽見這句問話，他立即睜大眼睛，劈頭蓋臉地問：

「你怎麼知道她是美國人？誰告訴你的？」

媽媽讓這一連串的質問弄懵了，怯生生地問：「我說錯話了嗎？」

打眼一瞅，任誰也知道她不是中國妞哇。」

甘又明不禁啞然失笑，知道自己多疑了。他忘了媽媽的習慣：凡不是中國人的，她都叫他們美國人。他和解地笑道：

「沒錯，媽，你沒說錯。這位姑娘的確是美國人，她叫瓊。你問我們回來幹甚麼？瓊想聽你講講我小時候的事兒，一定講那些我自己也忘記了的事兒，好嗎？」

媽媽笑嘻嘻地看着兒子，他們巴巴地從北京趕回來就是為了這事兒？不用說，這個美國妞是兒子的對象，是他的心尖兒寶貝，哼一聲也是聖旨。她笑着說：

「好，我就講講你小時候的英雄事兒，只要你不怕丟面子。姑娘能聽懂中國話嗎？」

「她能聽懂中國話，聽不懂的地方我給她翻譯。」

「你八歲那年，在洄水潭差點丟了命……」

「這事我知道，講別的，講我不知道的！」

媽媽想了半天，嘴角透出笑意：「行，就講一個你不知道的，我從來沒告訴過你。初中一年級時，有一天你在夢中喊李蘇李蘇！我知道李蘇是你的同班同學，模樣兒很標緻，對不？」

甘又明如遭雷擊，他一下子想起來了。李蘇是個性情爽朗的姑娘，常笑出一口白牙。那時他對李蘇的友情中一定摻雜着特別的成份，但他把這種感情緊緊關閉在十二歲小男子漢的心靈中，從未向任何人洩露過。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夢中喊過李蘇的名字，也不知道大大咧咧的媽媽竟然能把這件事記上十幾年。

李蘇沒有上大學，她在初二就患血癌去世了。同學們到醫院去和

她告別時，她的神志還清醒，那雙深陷的大眼睛裡透着深深的絕望。甘又明一直躲在同學們後邊，隱藏着自己又紅又腫的眼睛，也從此埋葬了那些稱不上初戀的情感。

媽媽看見兒子表情痛楚，兩滴淚珠慢慢溢出來。她想一定是自己的話勾起兒子的傷心，忙陪笑道：「明娃，你咋啦？都怪媽，不該提那個可憐的姑娘。」

甘又明伏到媽媽懷裡，哽聲道：「媽，現在我才相信你真的是我媽。」

媽媽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又是擔心：「你發魔怔了？我不是你媽誰是你媽！」

甘又明沒有辯解，他回頭對瓊說：「瓊，現在我可以確認了，我已經跳出虛擬環境。」

瓊笑着掏出一張支票：「祝賀你，你終於用思維的慣性證實了這一點。吳先生說，如果你能確認，讓我把一萬元獎金交給你。」

從這一刻起，兩人都如釋重負。媽媽開始做午飯，她在廚房裡大聲問：「明娃，你能在家住幾天？」

甘又明問瓊：「我娘問咱們能住幾天，看你的意見吧。你是否願意多住幾天，領略一下異國情調。」

「當然樂意。我還在認真考慮，是否把根紮在這兒呢。」

甘又明當然聽出她的話意。自打擺脫「外殼」的禁錮，他覺得心情異常輕鬆，幾天來對瓊的好感也復活了。他笑着把瓊擁入懷中。媽媽端着菜盤進屋，瞅見那個美國丫頭偎在兒子懷裡，翹着嘴唇等着那一吻，她偷偷笑笑，趕緊退回去。

甘又明把手指插在瓊金黃色的長髮裡，扳過她的腦袋，在她嘴唇上用力印上一吻。瓊低聲說：「你把我的頭髮揪疼了。」

在這一剎那，她覺得甘的身體忽然僵硬了。他不易覺察然而又是堅決地把懷中的姑娘慢慢推出去，他的身體明顯地又套上一層冰冷的外殼。瓊奇怪地問：「你怎麼了？」

甘又明勉強地說：「沒甚麼。」停一會兒，他把目光轉向別處，低聲用英語問：

「瓊，請告訴我，你吸毒嗎？」

瓊看看他的側影，平靜地說：「我不想瞞你，幾年前我曾服用過大麻，現在已經戒了。這在美國青年中是很普遍的。不過我從來沒有靜脈注射過可卡因。呸，你看我的肘彎。」

她白皙的肘彎處的確沒有甚麼針孔。甘又明僅冷漠地掃了一眼，又問：「斯托恩·吳……真的是一個同性戀者？當然，我所見到的只是虛擬世界裡的情節。請你如實告訴我。」

瓊搖搖頭：「我不知道。我不是瞞你，我真的不知道。在 B 基地，除了工作上的交往，我和他沒甚麼接觸。同性戀在美國是普遍的社會現象，有公開的同性戀組織和定期的公開集會，某些州法律已經承認同性戀為合法。但華人中尤其是高層次的華人中，有此癖好的極少。吳先生大概不會吧。」

甘又明陰鬱地沉默了很久，突兀地問：「你的頭髮不是假髮？在進入虛擬世界之前，在套上那件『SHELL』之前，我看見你剃光了頭髮。」

瓊遲疑着回答：「這是一個複雜的技術問題……」甘又明煩燥地擺擺手，不想聽她說下去，不想聽一個「逼真」的解釋。他清楚地記

得，光腦殼的瓊是他在進入虛擬環境之前看到的，也就是說，這件事情是真實的。那麼，他就不該在這會兒的真實世界裡看到一個滿頭金髮的姑娘。他苦澀地自語：

「我已經剝掉了六層 SHELL，誰知道還有沒有第七層？也許我得剝掉一個手指頭才能證實。」

瓊吃驚地喊：「你千萬不要胡來！我告訴你，你真的已跳出虛擬世界，真的！」

甘又明冷淡地說：「對，按照電腦的邏輯規則，一個墮入情網的女嚮導是會這樣說的。」

瓊唯有苦笑。她知道兩人之間剛剛萌生的愛情之芽已經夭折了。午飯後她很客氣地同伯母告別。甘的媽媽極力挽留很久，但姑娘的去意很堅決。兒子冷着臉，絲毫不作挽留，似乎是一個局外人。她十分納悶，不知道這一對兒年輕人為甚麼無緣無故地翻了臉。

兩個小時後，瓊已經坐上到北京去的特快列車，並在車站郵局向北京機場預定了第二天早上去三藩市的班機。她還給斯托恩·吳先生打了一個越洋電話，說甘已經贏得一萬元獎金。對甘又明在贏得獎金之後的反復，她未置片語。她聽見吳先生簡單地說一句：「知道了。」就掛上了電話。